

812

4672

常識叢書
第三十八種

歐洲近代文學思潮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叢書

歐洲近代文學思潮

日本相馬御風述

汪馥泉譯

序說 近代文學思潮底源流

近代文學思潮底源流——文藝復興底意義——希臘思潮——希臘思潮底
破綻——基督教思潮底勃興——黑暗時代——人類解放——文藝復興底
消極方面——羅曼主義底源流

近代文
學思潮
底源流

歐洲近代文學底第一幕，是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前半的羅曼主義 (Romanticism) 運動：這是誰也明白的事實。但是關於羅曼主義底由來，至少，可以說有兩種不同的見解：第一種見解，便是把羅曼主義思潮，單看作對於古典主義 (Classicism) ——即十八世紀思潮，

的反動。由這見解來看，則中世的主觀的神秘的思想，與騎士的好尚，實爲羅曼主義底要素，還有一種見解，說羅曼主義勃興底近因，雖在對於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之反動；就其根本的淵源，却和古典主義一樣，發軔於十五、六世紀時之文藝復興底大精神。所以由這見解來看，羅曼主義底要素，實爲人類解放及自我解放。

要討論這兩種見解，先得說明「文藝復興是什麼？」

文藝復興底意義

所謂文藝復興者，是 Renaissance，冠於十五、六世紀歐洲文明史上所發生的精神界乃至物質界上的大動搖底名稱。一般的歷史家，劃歷史上近世史底界綫

於文藝復興 記錄底第一頁上。

在歷史上記錄文藝復興最顯著的事件，是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底陷落。君士坦丁，是東羅馬帝國底首都；這時歐洲任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的希臘古典，都秘藏在這個都城裏面。世界上精通希臘古典的學者，莫不叢集於此。然至一四五三年這首都爲土耳其軍陷落之後，聚集於此的大多數的學者，皆相攜西遁。他們以意大利爲第一根據地，努力把多年封鎖在東方一小區域裏的希臘文化之寶庫打開，而把裏面所藏的寶貝頒給民衆。

中世的歐洲人，數百年之間，一方面，爲偏狹固陋的基督教底教權所束縛，失掉心靈底自由；他方面又爲戰亂無常及王侯貴族底壓制無有終極的封建制度所壓迫，連肉體生存底自由亦且喪失：至是始翕然集於這「新智識的光明」之下。蓋從一

四五三年到一五〇〇年之間，實爲歐洲全土——以意大利之佛羅連斯爲中心——狂熱地研究希臘古學的時代。

在這意義上來講，把 (Renaissance) 譯作「文藝復興」或「古學復興」雖不必爲失當之事，然同時當知這「羅奈桑斯」的大運動，決不單止於「學藝復興」(Revival of Learning) 的事業，應得仔細考慮的，——即「羅奈桑斯」的使命比「學藝復興」事業重大得多。由這意義上講來，「羅奈桑斯」應譯作「新生」或是「更生」。何以呢，因爲希臘文明底研究，使歐洲人從中基督教底黑暗的人生觀裏解放出來，固然是事實；但從這黑暗的人生觀裏解放出來的他們，並不因此與希臘人站在同一的立腳點上。進一步說，便是他們雖由希臘古學之研究

出發，然更脫離希臘古學，走向創造他們自己底新文明那方法了。對於這件事，現在應得稍稍詳細地說一下。

希臘
思潮

歐洲三千年文明底源泉，發於古代希臘：這是無庸再來細說的了。但關於希臘思潮底特質，却應當在這裏說明一下。講到希臘思潮底特質，是些什麼，第一，大家必都說是「現實的」即一切事情，都是現世本位，自然本位，肉體本位的。換句話說，即希臘人的主要問題在如何豐富地享樂那本色的「現實」和樸茂的「人性」。但古代希臘人這種現世享樂思潮，並不像近代的享樂思潮之帶冒險性，而是很調和的，中庸的。但看他們極端尊重血族，鄙視外國人，組織狹小的都會中心的共和國，專以他們自己種族底安寧為務的一端，可

以曉得他們希臘人無論在那一點都不是「世界的」。換句話講，他們底現世享樂，並不是廣大無邊的世界中的現世享樂，而為在一定範圍中一局部的小世界中之消極的現世享樂。所以他們雖在一局部的小世界中，創造了充分的美的生活；但同時，他們要有一種保障，便是不破壞這狹小的範圍內的安寧。所以他們一方面以現世享樂為主，而他一方面又不能不以中庸，調和為美德。一方面把肉體看作神怪，而且注重本能，而他一方面又不能不重視妥協的中庸道德。

希臘思
潮底破
綻

及與雅典底衰頹同時衰頹了的希臘文明，新輸入羅馬帝國，和拉丁民族所特有的極端的殘忍性相結合，而希臘思潮之現世享樂方面，便與中庸，調和的別一面相離

，而帶極端的野獸的傾向。關於這羅馬文明狀態底真相，坪內逍遙（譯者按：日本現存文藝評論家）在近代文學思潮底源流一文中所講的，我以為是傳述得最簡明而且最有趣的；現在且抄一節在這里。

「……講國體呢，是帝國主義。便是祇要羅馬有利不管外國怎樣的極端國家的利己主義。講政體呢，是只要羅馬上中流的市民能安樂度日，那些下等社會、奴隸、屬國之民及外國人是不必顧及的。國家至上主義上流專制之寡人政體。又是如其有不服便以武器和英斷毫不客氣地壓伏之的武斷政治。把當時全天下之富，吸收於羅馬一市；誇耀天下曰：『不是羅馬人，便不是人，』而度古今歷史上

無與倫比的極端利己的現世主義的生活的，是當時的羅馬市民。當時在帝王之中，則加利古拉（Caligula）尼羅（Nero）等桀紂之君五六作；血族相姦；骨肉相殺；市民中，至有因欲恣其淫慾，而不願娶妻的人。萬乘之君主一身兼備橫暴、淫蕩、驕奢、殘忍諸惡德，固不足為怪；只是羅馬帝政時代，那些上流中流的人，都成了小暴君，小專制君主，這實在是可驚的事。這便是所謂羅馬底帝國主義；在他們底眼中，以為除了羅馬上流中流的人之外，便無所謂人類。」

像這樣一切的人，都抱着這種極端的利己主義和現世享樂主義，這便是羅馬時代底文明狀態。遊戲娛樂之類固不待說；

卽至演劇、跳舞、繪畫等藝術，亦莫不殘忍，淫靡至於其極。

基督教

思潮底

勃興

發於希臘的古代現實思潮，和羅馬人相結合，漸帶極端野獸的傾向之時，便勃興一種新思潮與之挑戰。這便是由東方輸入的基督教思潮。以天國對現世；以神意對人意；以利他對利己；以四海同胞對帝國主義；以人類原罪對人間美；以節慾對享樂；以靈對肉；基督教所講的，莫不是舊來的思潮之正反對。這兩大思潮激烈爭鬪底結果，基督教思潮得了勝利，便演出中世紀所謂黑暗時代了。

希臘的現世享樂主義流入羅馬，陷於極端的野獸傾向之時，忽然發生和這思潮極端相反的厭世主義的基督教思潮，對前者高唱革命，這實在是意味深長的事。稍稍詳細地講來，那在

希臘賴一種藝術的調和及道德的中庸略得緩和的現世思潮，及與稟有極端性的拉丁民族相結合，中庸調和遂保持不住而勃興和現世思潮絕不相容的極端厭世的基督教思潮，實為意味深長之事。因為只在狹小的希臘緩和了的古代現實主義的文明，到了廣大的羅馬，和那特有激烈的性情的拉丁民族相結合，便失却了這中庸與調和的一面，這正可以證明希臘人底中庸與調和之無力；又由與現世主義絕不相容的超現世主義，代之勃興一事，可知直到當時還不曾自覺的人性之一面纔抬起頭來，這正可表示人類發展史底第二段。

照這樣看來希臘思潮之所以一入羅馬帝國，便似乎墮落了，固一面由於和野獸的拉丁民族之本性相結合；但一面，不能

不說希臘思潮本身底特質內含有當然造成這樣結果的素因。就是希臘思潮是根據人生半面之自覺而發的，與其說是人類之全的覺醒，不如說不過肉體的覺醒。既是單由肉的覺醒而創造的文明生活，那麼到那一日這調和一破壞，肉底要求當然非極端地逞其橫暴不止。所以當然不能由尙未曾覺醒的人生之他一面來復仇。由這意義上來講，代替希臘思潮的基督教思潮，支配歐洲底人心的中世狀態，與其說是希臘思潮絕滅而基督教思潮代興，不如說歐洲底民族，由人類生活發展底一段之肉底覺醒達於其第二段之靈底覺醒；不能說哪一個征服了哪一個，或是哪一個被哪一個征服了。卽就希臘思潮看之，方其由「肉底覺醒」形成一種文明的時候，最初的「靈底覺醒」早已於暗默之

間準備着了；同樣在中世，當基督教思潮支配人心的時候，又早已準備着新意義的「肉底覺醒」了。如是便漸漸地演出真正「新生」的時代，即所謂文藝復興時代。

黑暗

時代

那樣盛大的羅馬帝國底榮華，也因到處演出野獸的爭鬪，其結果便爲西羅馬帝國之瓦解；諸民族之各處一方互相仇視；且舉歐洲全土，盡成戰亂底舞臺。以是前此在橫暴的權力之下爲奴隸牛馬的一般民衆，今更爲暗淡的戰雲所籠罩，日夜除戰慄於生的不安之外，他不知所爲。這種籠罩人心的無常觀的心情，和對於現世底不安的恐怖；實爲容受那時由東方輸入的基督教思潮之最適當的心狀。把現世看作罪的世界，而只欣慕那超自然的天國的思想；排斥肉底快樂，而只傾耳於

靈的聲音的思想；高唱人類原罪，以現實底根本改造爲理想的思想；爲現實底不安與肉底不滿所苦惱的歐洲底人心，翕然地集合於這新來的思想之下，也不爲無理。要之，夢想肉的天國的希臘思潮，不知不識之間，已深沉海底；那欣慕未來的天上之光榮的基督教思潮，便成了全歐洲人共同的思潮了。

但這裏有一件須特別注意的大事件：便是，爲救濟羅馬帝國底墮落而起的基督教，不知不識間，也極端地逞起羅馬帝國式的暴威了。羅馬法王底橫暴，惡僧侶底跋扈，都可以和羅馬帝國底王侯貴族並駕齊驅。他們對於民衆，甚至連知識底自由都不給他；普通一般的書籍不消說，甚至連聖書(Bible)也禁止誦讀；務使民衆都盲昧無知，他們便易於壓制。像這樣表面上

，雖掛起基督教底招牌，面事實上，却與墮落的羅馬一般無二。在這一點講來，基督教之戰勝羅馬思潮，同時實可謂爲羅馬思潮之戰勝基督教。這狀態，從五、六世紀的時候起，一直繼續到十三、四世紀。其間，那花也似的希臘底文化，星也似的基督教底靈光，都被葬在深深的黑暗之中了。因此號稱歐洲人心受基督教思潮之支配的中世紀，真是一個「黑暗時代」哩。

人類

解放

但人心非能永遠停在這黑暗狀態之中的。久在王侯底壓制與教會底橫暴之下苟延殘喘的中世紀底歐洲人，潛默之中，已慢慢地自覺了。「自我底威權與欲望之尊重」是毫無疑義的事。對於「自由的人類生活」之根本的要求，已在歐洲人底胸中燃着。一方面，王侯貴族底橫暴與法王僧侶底專制

愈酷烈，人類解放底機運亦愈成熟。在這意義上講來，亘十五、六世紀之間蔚然而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單是古學復興，實爲真正的人類史上最初的『世界的波浪』。即英國史家西蒙士（Symons）所謂『歐洲民族具體表現的人類精神之自覺的自由獲得之歷史』或『自由底新生』；亦即田中王堂（譯者按：日本現存評論家）氏所謂『欲求底新生』。

再詳細地講來，中世紀是分裂了的靈和肉都極其橫暴的時代。不論哪一方面，都是極其專制的時代。文藝復興運動的真意義，便在想以人類底真欲求爲中心，統一這分裂了的靈與肉之暴虐即失了人性的兩元底分裂。由這見地看來，那麼文藝復興底歷史，既不是希臘思潮對於基督教思潮底復興，也不是肉

對靈底反抗，而爲真正的靈和肉底出現。既是對於基督教思潮的反動，同時是對於希臘思潮的反動；與其說是反動，不如說基督教思潮與希臘思潮，並顯於人類生活底光明處。不然，當學問復興的時候，何以同時發生了路德（Luther）等底宗教改革，這事實的意義，便解不通了。

眞意義的『人類自覺生活』底創始，——在充分的意義上，使靈肉兩元都活動着而經營的『創造生活』底曙光：這便是文藝復興。坪內逍遙氏曾經說明文藝復興底歷史道：——

『正當地解釋起來，可以說歐洲諸國民，——不如說世界列國底民衆，至現在還繼續那發端於十五世紀的「人心底自覺」。文藝復興有如人類大自覺底序幕。路德底宗